

万物交响

黄丹丹

夜读时浑然入梦，夜半醒来，一张绘着梅枝的藏书票正浮于枕边。我拣起它，泠泠月色中，那张如梦似幻的月下梅影图中，一枝梅在幽蓝的夜空中兀自绽放，朦胧底色映衬出清雅梅朵上的毕现梅蕊。那一刻，窗外月与画境皎皎相融，我心澹然。

翌日晨，拾起夜晚遗落床下的书本，将枕边藏书票插入昨夜所读书页间，白字黑字与多彩画面相映，成趣。其趣，微妙。想到这样藏书票，我有一打，微妙之趣顿时涌成欢喜。起身到书房，取出那打藏书票，摊放在书桌上，木桌顿时变身为绚丽的展板。一如两年前某日，我透过办公室的落地窗，看见庭中新立的那块斑斓展板。

办公室所在地为文化艺术中心，楼上的美术馆内频频有展，早已所见不奇，但那日，我被展板“色诱”，立即从办公桌前起身，疾步来到展板前。聚乙烯塑料板材上，估计是幅放大的油画吧？在一派混沌的色块间，汩汩涌出耀眼光团。那图景，令我不由想到《淮南

子·俶真训》：“天地未剖，阴阳未判，四时未分，万物未生，汪然平静，寂静清澄，莫见其形。”顿时被诱惑着，登上了三楼的美术馆。

展厅内一派星光璀璨。如我所断，展板背景图果为“星空”图。只是，出乎我意料，那竟是水粉画，而非我以为的油画。细观那些画作，不禁讶异，给我固有印象为明媚、轻盈的水粉画，竟展现出一派宏阔、深邃的气象。我久久凝视画中繁而不喧的闪耀星辰，深深浸淫于那原始、神秘、意蕴深远的画境。

怀着寂静之心，缓缓走出主题为“璀璨星空”的展厅，来到绽满了玉兰、海棠、蔷薇、梅、兰、菊、荷，主题为“二十四节气花系列”的展厅。有别于“璀璨星空”的神秘奇幻的西画之风，这部分画作中前景精妙，往后则笔触渐疏，打开了画面的纵深，生出无尽的空间感，这是中国画的迷人之处。乍一看，两个系列，风格迥异，不似一人之作。但静心观望，会发现，在星空图的宏大深邃，与节气花的意趣天真中，皆弥漫着画家善于体

察生活细部、热衷探究宇宙奥秘的趣味，并立意展示时空关联、生命律动的志趣。

我在展馆间忘情徜徉，一位身着印花长裙的女士，热情地朝我走来，原来，她就是这些画作的主人刘亚莉老师。听她谈及习画历程，得知她自幼受中国电影美术设计师父亲影响，绘制了大量素描，我从她展出的部分写生图中，窥见了她的艺术素养和书画功底。与她交谈时，得知“璀璨星空系列”作于她旅居非洲纳米比亚期间，“二十四节气花系列”作于她长期生活的北京。她以奇异的想象力，感知时间和万物的秩序，用饱蘸水彩的画笔，反观幽深之心，将浩瀚宇宙之无极与寻常静物之微距定格呈像。



大地乐章 周文静 摄

春分那天，晨光中，我举起一枚绘有玉兰花的藏书票，画中玉兰与窗外那一树绽放如白鸟振翅的玉兰遥相呼应。而与刘亚莉老师在画展上相遇、对谈，已隔两年。与她对谈时，我曾借《易经》中“仰以观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”，表达我的观展感受。而今，被月光染亮的藏书票，再次引发我往日读画的情思，无形的时间、无垠的空间与有限生命中易逝的瞬间，组构成幽明图景的一隅，亦成万物交响的一章。

没有顶的房子

郑正好

骑行四个多小时，天快黑了，再转一个弯就到家了，心里越发堵得慌。妈妈拒绝了爸爸的复婚要求，姐大学实习不能回家，特意嘱咐我陪妈团圆，我深深吸一口气，寒气顿时像把刀子刺进肺里，但远不如心碎那么痛。

走过转角，一抬头，呆住了——眼前，没了那座熟悉的老房子，没了昏黄温暖的灯光，也没了那扇粗糙低矮的房门，什么也没有了，只有倒塌的残墙、随意丢弃的断砖、破损的建筑材料……家呢？家去哪儿了？

狠狠捏了下大腿，一股痛意猛烈袭来，积攒多年的勇气消失了，泪水如瀑布般喷薄而出。爸妈离婚后，我随妈妈四处为家，搬过很多次。这是同学家长帮借的一处住所，一幢小而

老的房子，住了两年多。阵阵寒风吹过，几张夹在碎砖瓦中的乌黑纸片飘飘而起，飞过废墟。

我只顾无助地哭着，一阵更大的恐慌袭向心头：妈妈呢？妈妈去哪儿了？她不会出什么事

吧？腿不由自主地发软，胃开始抽搐，想吐。

拖着绵软的腿，绕过废墟奔向巷子，巷子里没人。隐约听到另一个巷子响起鞭炮声，赶过去，又失望了，三个孩子我都不认识。空气中除了炮竹的硝烟味，还弥散着喷香的饭菜味，每一种味道都像锯子一样拉扯着我的神经。

绝望中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陈阿姨！奔过去时，却被一块凸起的地砖绊倒，顾不上膝盖钻心的疼，爬起来冲过去，“阿姨，我家呢？我妈呢？”陈阿姨紧紧挽住我的胳膊，“这老房子前几天刚拆，你妈现在住在前面那条街。走，我带你去！”

“你妈在市场上摆摊卖菜，今天喜滋滋地去买了肉、排骨、海带，说你爱吃海带炖骨头汤。她一买肉，我们就知道你回来了。”陈阿姨心直口快，一路走一路说。

走到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陌生屋子，陈阿姨捞起厚重的棉布帘，推门进去喊：“杜儿，杜儿，你家姑娘回来了！”

不记得自己怎么停的车、怎么进的门，只记得屋内的暖空气蒙住了眼镜，一片模糊中，妈妈向我张开了双臂。我冲上去紧紧抱住妈妈，眼泪像泄了闸的洪水。“我下午去老房子等了几趟，就怕你找不到我……”妈妈不停替我擦着绵绵不绝的泪水，时不时用手背抹去自

己的。

桌上摆着我爱吃的海带骨汤、辣椒炒肉、红烧鸡翅……妈妈麻利地在铁皮炉上热着菜，用煤钳拉开红通通的炭火，顺手往炉底塞了两只生红薯。妈妈见我沉默不语，轻声说：“房子没了，前几天拆掉的。我想着和你当面说。陈阿姨帮我找了这间空房，也不要钱，先住一段时间。”

那没有屋顶的房子、那成了一片废墟的家，似乎还在我眼前晃着。没有家了，还过什么年？积攒在心中的委屈和怨气像火山一样爆发了：“我们过得这么苦！妈，你为什么不和爸复婚？”

背后的洗衣声陡然停住，片刻，又嚓嚓地响了起来，妈妈平静地说：“离婚时法院判你跟我，你姐跟你爸。可你爸一直不给你姐大学学费和生活费，我们娘仨只好自己过。现在他想复婚，我提出把你和你姐供到大学毕业，他不肯，说女孩子初中读完就该工作、嫁人。我不管，只要你俩有本事，我就供你们上大学。我一辈子只读过三次一年级，没多少文化，但我知道，女孩子不只有嫁人这条路。”

我的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涌了出来，妈妈说过年不能哭鼻子。一股诱人香味从炉底飘了出来，我最爱吃的烤红薯熟了。妈妈扒拉出两只焦黑的红薯，轻轻敲去硬壳上的灰。那焦香甘甜、软红如蜜的味道，暖了我的胃，甜了我的心。

“砰！砰砰！”窗外朵朵烟花升腾，在空中璀璨盛放，年的味道更浓了。吃着热腾腾的团圆饭，我往嘴里塞着喷香的肉骨头，问：“妈，家里有红纸吗？一会儿我来剪窗花！”除夕夜，我要用喜庆的窗花贴满新家。

蒸蒸菜

吴良伦

怀宁乡下清明节有吃蒸蒸菜习俗，其起源有多种版本，比较流行的是祭祖一说。

制作“蒸蒸菜”，茼蒿是首选用料，一是清明多在农历三月，茼蒿为应季菜蔬；二是茼蒿色绿、味脆，自带清气甘香；三是茼蒿为菜亦为药，“安心气，养脾胃，消痰饮”，治病防病。

除了茼蒿，腊肉、米粉、葱蒜也不可少。母亲在清明节就将米粉磨好，不粗也不细。清明节一大早，母亲从菜园里掐下一把把新鲜茼蒿，入锅焯水，捞出、沥水、切碎，取肥瘦相间的腊肉，切成大小均匀的肉丁。铁锅烧热，肉丁反复翻炒，亮灿灿的，渗出油，再加米粉、茼蒿、葱蒜、五香粉混合翻炒。茼蒿的清香、腊肉的醇香、葱蒜的辣香交织弥漫，炒至五成熟时，母亲取来洗净的笼屉，将半成品的蒸蒸菜平铺其上，蒸上20分钟，蒸蒸菜终于大功告成。

第一碗自是恭恭敬敬端到祖先牌位前，余下的由后人享用。

清明之后，乡村开始春耕大生产，忙碌起来，蒸蒸菜抗饥经饿，好多乡人中午都不回家吃午饭，下田前就备好蒸蒸菜，当成午饭。

一碗蒸蒸菜，寄寓乡人顺天应时、敬祖思亲的心思，也在告诉自己，秋收来自春种，努力就在当下。

